Second World War - AU

TAG: 紙織、錫西、波賽斯、維克、塞納、柳橙、沐月、席亞

※ 沒有點明敵軍是哪個國家，但是武器參考是選用第二次世界大戰 - [英國軍的武器](#) ← 點這裡參考唷！
※ 第一篇有一點點獵奇血腥詞句請小心看管想像力。

【Military medical room - 軍用醫療室】

濃烈的消毒水也無法蓋過那鏽鐵般的血腥味，在這兩種強烈對比中更襯托出了受傷士兵們的苦苦呻吟或沉重嘆息，重傷者臥躺病床、輕傷者帶傷上場，戰爭一天不結束，這些人就無法脫離這樣的輪迴。

「A區病床挪開！中度灼傷、左腿殘肢截斷！準備嗎啡跟手術刀！」

清亮的女性嗓音已經不知道第幾次在這間醫療用帳棚響起，儘管是早已喊啞的嗓音卻依然精神的執行手頭上的工作，隔壁帳篷的同事在帳篷外頭看見這次送來的士兵也忍不住嘆息。

他們都一樣受夠了血腥味，不可能救活全部的人，在醫學院所學的醫療道德也被這場戰役磨損的僅剩下能救一個是一個，救不回的也別讓人痛苦的送走吧。

「波賽斯！按住他！」看見了準備來換班的紅髮好友，連給對方換上白色前襟的機會都不給就直接指揮對方前來協助劫斷殘肢的見血手術。

在這樣的帳篷裡進行截肢手術並不是一個很好的方案；儘管打上嗎啡依然只能眼睜睜的看著腿與自己的身體分離，更別提那種親眼目睹斷面秀的心靈創傷了。

少了一般手術房的隔間，僅靠著簡易保健室等級幕簾...飛濺的鮮血與士兵的慘叫...讓一旁養病的士兵們再次在臉上蒙上一層陰影。

「還好嗎？」波賽斯手拿著軍備毛巾，站在那逐漸夜色低垂的汲水區邊緣，看著眼前的姑娘神色疲憊、全身上下的服裝幾乎都染著鮮豔紅色的在做簡易清理。

「不太好...味道都滲進去了，可能要丟了。」紙織用手背抹掉還沾在臉上的那點零星血沫，如果不知道她是前線急救帳棚醫療兵的人...或許會認為這樣的姑娘家剛才經歷了什麼大屠殺或者滅門慘案之類的恐怖活動。

「紙織醫護兵！戰線徵召！」金色的馬尾在另一頭的夕陽照耀下顯得有些灼眼...揹著無線電通訊器材的錫西手拿著徵召文書塞到紙織手中。

「萬事小心！雖然只是運送物資，但是一定要回來。」
「我知道了。」

【Goods transport - 物資運輸】

有些傻楞的站在集合處，她應該沒有來錯地方吧...至少眼前停著的這台軍用吉普車確實是徵召單上的車牌號碼...但是這兩個砲彈兵的組合是怎樣？

通常一個運送物資往前線的隊伍應該只要一位通訊兵、一位砲兵、一位醫療兵負責開車就夠了吧？

還是說這次的組合是沒有通訊兵的三人組合？

「...我們要運送的不是緊急糧食那種佔空間的東西。」已經在機槍座台上準備好隨時可以出發的塞納似乎發現了紙織皺著臉的表情...

已經戴上以防萬一機槍過熱時要立刻拆卸槍管的厚重皮手套，直接扯開自己架高機槍台座下方的那片防水布...下頭塞了幾個沒有封死的條製木箱，戰場上的所有士兵都知道這裡頭是些個什麼東西。

「24型柄式手榴彈啊？沒封全...這是半路遇到敵襲可以使用的意思吧？」維什尼亞克站在紙織身邊一點點的距離，藉著身高的角度掠過紙織的頭頂看著那些手榴彈，嘴角噙著一抹幾不可見得滿意笑容。

本來打算看完運輸物之後直接爬上吉普車後座的紙織突然被一雙大手拎高，維什尼亞克跟塞納兩人有默契的把這小姑娘給合力拎到駕駛座上，接著兩個砲兵一副大老爺般的調整手頭上的武器：一副車隨你開、我們繼續忙我們的姿態。

「等等！你們兩個開什麼玩笑！我不會開車！」紙織可是醫療兵啊！就算是上戰場也只有在運輸卡車後頭乖乖上車、下車的份，哪時候居然會輪到她來開車了！？

「嘖！女兵就是麻煩！」拿著韋伯利左輪的維什尼亞克皺眉，但是沒有要移動尊架的意思。

「怎麼會連開車都不會呢！」塞納撓了撓鋼盔下頭的紅棕色短髮，繼續把玩軍用吉普車後座固定設置的白朗寧M1919重機槍，同樣沒打算移動。

紙織坐在駕駛座上回頭看著兩個死活不肯動的砲兵，抽了抽嘴角...

她突然有點想回去醫療帳棚繼續料理那些殘兵傷將——搞不好晚點就會看到這兩個該死的傢伙橫躺著進來求她下手溫柔點。

「哎呀～抱歉我來晚了！小紙織坐過去一點啊～姐姐來開車啦。」突然另一個清亮的女聲一邊道歉、一邊慢悠悠的出現，接著一個溫柔的手掌把紙織從一片平整的皮製座椅上由左推到右...

短短一分鐘不到，紙織被三個人移動了兩次位置...

後座到駕駛座、駕駛座再到副駕駛座...轉過頭看著那個用一個手掌就推移自己的同鄉女兵——她現在真的想立刻回去醫療帳篷了。

【Battlefield trenches - 戰地坑道】

戰場上滿是沙土的地面外露坑道——他們簡稱為戰地壕溝，由人工挖掘後堆上沉重的沙包、並在縫隙間填上砂土及泥漿使其硬化後形成稱得上堅固的牆面，至少用沙包跟加固過的土牆來擋子彈還是足夠的。

但是眼下的情況卻是能夠用來擋子彈就可以偷笑了，增援再不來的話他們今天可能就要耗在這裡了啊！

「增援到底怎麼回事！不是說是戰場上最快的威利吉普車嘛！」杏色短髮的女兵拿著那柄即將填彈數量極高、卻也即將用盡子彈的斯登衝鋒槍。

持槍許久的虎口滲出點點血水，小小的手掌上頭除去持槍繭、還染上了因緊張而混著虎口腥紅的一抹薄汗，腰帶上還有最後一柄等待填裝的彈夾以及一柄前些日子才配發下來的M1911自動手槍...但是援兵到達以前必須節省再節省的使用槍械。

「真是...席亞你又抱著無線電在閒聊！」沐月轉過頭本來還想問身旁的通訊兵手上有沒有個彈藥補給之類的...儘管希望不大...誰知道一回頭就看見那傢伙又抱著無線電在講電話！

「錫西！你聽我說！我們前線的援兵還沒有來啊！然後便利軍糧好難吃啊！」席亞怎麼說都是挑口的法國人，這幾天在前線總是吃的便利的攜帶軍糧...忍無可忍的終於！！

佔用了無線電跟後方後勤部隊的通訊兵好友抱怨。

『嗯...早上一早就出發了，應該快到了。』沙沙聲不斷響起的戰地無線電傳來了遠在後勤通訊總部錫西的聲音，對於好友的抱怨出奇平淡的選擇了無視。

「什麼？C區有可疑物移動中啊！我不要最後一餐是吃這種難吃的軍糧啊！」

「席亞你好煩！快把頻道轉去找那台威利吉普車的頻道！」

沐月終於忍無可忍、不計形象的爆發了，但在她差點想拿起那把配發下來的自動手槍轟了眼前那一邊咬著軍糧一邊哭嚎的同隊.....

一抹黑影從他們蹲守的壕溝上方飛越而過、夾帶著部分沙土灑落在他們倆身上。

一台帶著男士們慘叫的威利吉普車。

還有兩位從上方空降至沐月身處的壕溝——應該是把握安全距離跳下車的兩位中國姑娘。

【Battlefield – 戰場】

「柳橙你怎麼開車的！晃成這樣！機槍根本不能開槍啊！！」
「晃到要掉下去啦！等等前面是壕溝區啊！喂！！停車啊！」

車尾的兩個男人，一個死抓著他手中的重武器卻不能開槍、另一個握緊車頂上方的橫桿對上前方敵軍猛開手中的韋伯利左輪手槍，六發子彈過後因為無法單手填彈、只好拿起車尾那一柄一柄的手榴彈開始前方砸去。

毫無疑問的重火力。

接著那台帶著男人慘叫的威利吉普車就這樣飛越過壕溝的上方、除去慘叫還有著猛烈對著前方掃射機槍的聲音...但是只有那短短滯空的幾秒有成功掃射彈藥。

「等等！前座那兩個呢！」
「剛剛跳車了啦！等等這車——！！」

接下來那台車就在落地的那刻...吉普車騰空在空中、裝滿柄式手榴彈的超重車尾就這樣倒插在下一條的壕溝裡。

塵土之後兩名男人就這樣摔在更前方一段的壕溝邊上，軍人的訓練並沒有讓他們傻傻的站起身迎接敵軍的子彈，伏趴在地面上左右檢查身陷的狀況...分別往自己腰上一摸，同時嘖了一聲後、低姿態的滾地、爬伏到一旁的壕溝坑道裡。

旁邊是那台卡在壕溝邊，受到這樣的衝擊居然沒有引抱任何一顆手榴彈的大兵器庫。

「喂！掩護！」
「囉嗦！快拆下來！」

塞納抄起藏在後腰帶隱藏夾袋中的一柄迷你款四合一棘輪扳手，直接對著威利吉普車上頭那架白朗寧M1919重機槍進行拆卸動作，維什尼亞克則是拿起原本一直沒使用的斯登衝鋒槍一邊站上壕溝裡用來架設火箭砲的半高平臺對著前方掃射。

「卡彈！補給！」維什尼亞克心裡一個大罵，自己平常保養一百分的武器居然在這時候卡彈，塞納直接反應甩出自己背上的那把白朗寧自動步槍，附帶的狙擊架往兩側彈開、架高在地面上，腰帶上的幾個彈夾同時甩給趴在地上開始狙擊的維什尼亞克——重火力持續輸出。

「哈！成了！」
一把自吉普車上拆卸下來的白朗寧M1919重機槍再次回歸戰場，除去子彈單槍重14公斤、點30大口徑子彈、每分鐘1150發的射速、射程距離810米。

維什尼亞克從車尾翻出的兩箱共八盒的子彈履帶——開派對啦！

【Tank – 坦克】

「疼疼疼——！哎呀？小月亮啊？」柳橙自上方跳車空降之後直接落在壕溝裡，士兵的本質讓他們只要身處戰場上就會慣性的低伏在地面，染在鼻頭上的點點沙土顯得有些狼狽。

「柳橙？紙織呢？」「在這...」沐月扶正了她腦袋瓜子上的鋼盔，印象中還有另一個姑娘也跟著跳車了、左右張望了半天沒見著人——反而聽到席亞的方向傳來了虛弱的呼救。

剛才在吉普車上的情況有點微妙的不符合兵種屬性，通訊兵本該坐在副駕駛負責沿途通訊回報、醫療兵就算無法在後座擔任偵察至少也該在駕駛坐上開車。

但是剛才那台車卻是通訊兵在駕車猛衝、偶爾還輾過一兩個倒在地上的敵兵，兩個砲兵盡忠職守...或者說殺紅了眼的不斷開槍掃射以及拋投手榴彈，毫無戰鬥能力值的醫療兵居然在擺弄她完全搞不懂、也不需要搞懂的通訊器材——這都是些個什麼事啊？

被迫帶著通訊器材跳車的紙織，現在則是壓再另外一個通訊兵席亞的身上，箱式通訊無線電的重量壓的兩人無法移動半分，只好由後方的沐月及柳橙前來搭救。

「那就是剛才通報的移動物嗎？嘖嘖！居然沒人看守？」樹林草堆裡探頭探腦的三個姑娘兒看著眼前那個被枝葉雜草特意隱藏的巨大重兵器...依憑砲兵女孩專業的剖析目光——

好東西沒人看管就是掉在路邊等人撿回家。

「話說回來，那兩個女兵哪去了！」維什尼亞克這邊在壕溝裡跟上一條壕溝跑過來的席亞會合完成，原本替補子彈的工作由席亞接手，維什尼亞克開始跟著塞納一起趴在壕溝邊一起重火力壓制前方敵軍。

「她們跟小月亮會合之後去了剛才的通報點，說是偵察一下就回來...」只是到現在都還沒有回來就是了...

轟———！

猶如長空鷹嘯般的一聲驚人砲聲巨響讓原本槍火不斷交織的壕溝戰場出現了一瞬間的寂靜。

轟隆轟隆的地面震動、喀啦喀啦因巨大戰車齒輪而連動的履帶吵雜聲，自戰場的左側碾壓入境，方才開出的那一發失誤的高射砲在三秒後垂直掉在塞納、維什尼亞克、席亞眼前距離不到五公尺以內的平面土地。

砲彈落地引爆的熱燙氣浪、帶著大量妨礙視線的砂土把趴在壕溝邊緣開槍的塞納、維什尼亞克給一口氣掀翻回到壕溝裡吃土去了...

「M4雪曼坦克？哪來的大傢伙！」塞納看到新款重兵器的瞬間眼神都亮了，一直到他們在塵土散去的同時看見了奇怪的畫面。

坦克上頭印著敵人軍隊的標記，但是卻不斷朝著敵軍開砲...除去第一發詭異的高射砲，後面每發都精準的轟進敵軍藏身的壕溝或土堡裡...接著那台坦克藉著詭異的操縱在場上橫衝直撞的碾壓殘兵...

「為什麼有種熟悉違和感？」

「席亞監聽看看？」

「調整到了...」

席亞拿起手邊的通訊器材轉了幾下，清晰的女孩嗓音從發聲處傳來...

「仰角40度設定完成！填裝彈藥！嗯？這什麼？針刺砲彈？紙織快拿上來！」

「天哪——！小月亮妳冷靜點啊！這通訊器材怎麼自己打開了啦！橙姐！」

「哈哈！這比開吉普車還棒啊！雖然速度慢了點！小紙織那是監聽系統噢！快關掉！」

剛才還在壕溝裡吃土的三個男人突然覺得——他們還是回去窩在壕溝裡吃土好了。

下面還有兩篇唷Ou<)

【Successful retreat -成功撤退的後話。】

開著敵方坦克返回軍營的時候引起的騷動其實不算什麼。

至少對當一群士兵們看見打開的坦克上蓋裡，先後爬出了沐月、柳橙、紙織三個漂亮姑娘的那刻或許才是心中最震驚的時刻。

「哪來的？」錫西在點回收槍支彈藥的時刻有點頭痛，目光掃過那三位面帶笑容的女性。

這台坦克該怎麼往上報？占領成功？搶奪器材？

「啊...算是撿到的！」柳橙的回答，彷彿路邊撿到硬幣一樣的輕鬆口吻。

「敵軍掉在路邊的。」沐月的回答，彷彿敵軍只是不小心掉了錢包的路人似的。

「它孤伶伶的被敵軍拋棄在樹林裡。」紙織的回答，像是撿寵物回家的口吻。

人家敵軍那是隱藏軍火！誰會沒事掉台坦克在路邊啊！！

錫西今天依然胃痛的一邊接著席亞的軍糧好難吃電話、一邊填寫手頭上的報告書。

【Woman battlefield - 女人都有她們的戰場】

「哎呀哎呀？歡迎光臨啊？」紙織看著帶著輕傷來到醫療帳棚的塞納跟維什尼亞克。

此時滿意的表情彷彿是廚師看見完美的蔬菜跟肉品，但此時的姑娘表達出來的氣場只不過是——你們哥倆好在戰場上把我嫌得一文不值啊？我可等你們自己送上門很久了啊？

「紙織妳...！」

「大小姐手下留情啊！」

「呵呵。」

總是帥氣的將重軍火擺弄於股掌間的男人們，在醫療帳棚裡發出小女孩嚇破膽般慘叫也是一段後話了。